

关于南社

裘柱常

(一)

南社，是辛亥革命时期以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、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为宗旨的进步的文学团体。

一九〇五年(清光绪三十一年)，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“中国革命同盟会”，倡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。影响所及，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先后组织了两个革命的文学团体：一个是一九〇五年成立的“国学保存会”，另一个是一九〇九年成立的“南社”。

柳亚子在《我与“南社”的关系》中谈到“南社”筹备和成立时，写道：“一九〇七年(清光绪三十三年)冬天，薄游海上，偕刘申叔、何志剑、杨笃生、邓秋枚、黄晦闻、陈巢南、高天梅……小饮酒楼，便孕育了‘南社’的精虫。好容易怀胎十月，到一九〇九年阳历十一月十三日(清宣统元年十月)，这晚清文坛的怪物，居然呱呱堕地了。在虏廷监视严密之下，‘南社’的成立是不容易的。但我们却有诸贞壮、胡栗长两位在保镖……到了十一日那天，四方来会的便有十九筹好汉。我们在正午以前，雇了一支画舫，带着船菜，容与中流，直向虎丘而去。那开会的地点，是在虎丘张公祠。……十九筹好汉中间，十七筹是社友。”又在《庞槩子遗集序》里说：“昔岁在己酉，余与云间高天梅，同邑陈巢南，始创为‘南社’，驰檄召四方豪俊，以孟冬朔日，期会于吴中。会天梅杜门避憎微弗克至。至者自余与巢南外，有河东景太昭，南粤蔡寒琼，三山林秋叶，新安黄宾虹，魏塘沈适非，山阴诸贞壮、胡栗长，丹阳林盖天，云间陈止斋、朱屏之，娄东俞剑华、冯心侠、赵厚生、吴门朱君龢辈十数人，而槩子实惠然肯来，觞于虎丘之张东阳寺。”

据此可知，一、“南社”倡议组织的时间在一九〇七年，地点在上海一家酒楼。二、参与的人多数与“国学保存会”有关，如邓实、黄节就是《国粹学报》的主持人；刘师培、陈佩忍是《国粹学报》的撰述人。三、成立雅集是一九〇九年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举行的。四、出席的有社友十七人，来宾二人。五、雅集在虏廷严密监视下举行，有两个社友作为保镖，一个是诸贞壮，一个是胡栗长，他们都是当时江苏巡抚瑞澂的幕僚，而且诸贞壮还是瑞澂比较信任的幕僚。

可是，当时参加成立雅集的社友之一黄宾虹，在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时，却与柳说不同。

黄宾虹在他《金松岑招饮虎丘冷香阁用刘龙堪原韵》诗里说：“金阊虎丘前联骑，爪痕踏雪寻鸿泥……”诗后有注说：“虎丘此集，至者二十余人……余忆己酉秋日，曾偕顺德蔡哲夫，太仓冯心侠，太原景秋陆联骑游此。与会者有山阴诸贞壮，吴江陈佩忍，亦数十人。”看样子这次虎丘成立雅集的好汉是分两路去的，一路骑马，一路乘船，这样走法当然是为了避开虏廷的严密监视。

“南社”在筹备初期就有“国学保存会”的许多人参加，所以“国学保存会”和“南社”几乎可以说是孪生兄弟。胡朴安在《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》里说：“有二团体焉：一‘国学保存会’，一‘南社’。二团体皆倡于光绪之季年。‘国学保存会’抱光复汉族主义，阐发亭林、船山之学说，发行《国粹学报》……‘南社’抱民主主义，以诗文播革命种子……以慷慨激昂、痛哭流涕之文字，感发人民之意志，指示平等自由之径途……辛亥起义，收功于‘南社’之鼓吹者尤多。”

当时，这些以气节砥砺天下的知识分子，从天南地北、五湖四海会合聚集而组成团体，主要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共同的要求，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在政治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满清封建专制政权，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。他们眼看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紧迫，反动统治日益腐朽没落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，于是义愤填膺，群起而谋革命。这样，在反清的大旗下团结起来，形成一个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的团体。

但是，他们在学术研究上，诸如汉学与宋学、唐诗与宋诗等问题上，却未必一致，甚至大有分歧。所以“南社”初期，即是一个既团结又有矛盾的组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环境的变迁和社友发展的演变，这种矛盾终于发展了。

(二)

“南社”初期只有少数社友。傅熊湘说：“初不过数十人”。后来逐渐增加到数百人，以至千人以上。胡怀琛在《南社的始末》里说：“‘南社’社友，在辛亥光复以前，还不十分多，……在辛亥以后，继续加入的很多，……大约有一千以上。”这说明，“南社”有一个由小到大、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。这一发展过程，据柳亚子说：“约言之，可分为三期焉：自己酉(公元一九〇九年)至辛亥革命(公元一九一一年)为第一期，时则胡焰方张，士气弥奋，……是曰酝酿时期，不啻全盛矣。自壬子(公元一九一二年)至丙辰(公元一九一六年)为第二期，新邦初建，想望太平，顾周安丹首义淮上，身死而仇未复，……是曰摧残时期，然青燐碧血，抑足蔚为国光焉。自丁巳(公元一九一七年)至癸亥(公元一九二三年)为第三期，洪宪附逆，泾渭始分……是曰堕落时期。”胡怀琛则说：“到了民国六年十月后，就因内部的纠纷而有趋于停顿之势。以后曾举行集会两次，发行社集两期。至十二年十二月，始完全停止进行。”

“南社”初期，客观形势比较困难。“党锢之祸，文字之狱，几遍神州；稍涉嫌疑，辄遭捕戮，而且检查邮件，梗及鳞鸿。”当时要“以文字鼓吹革命”是不太容易的。傅熊湘说：“先是社中方以激励国人为职志，又尝胁于清吏之罗织，则庾其词，隐其旨，以求抒其志之所郁结而一通其道。”柳亚子说：“西台恸哭，人讴皋羽之歌，簪井沉书，家抱所南之史。一时泽畔行吟，山陬仗剑，不少慷慨义侠之士。”所以“南社”正式成立之后，即于当年冬月发行《南社丛刻》第一集，内有陈佩忍的《“南社”文诗词录选叙》以及诗录、词录等。起初由每年春秋二季的雅集推选编辑员负责，不久就由主任柳亚子一人主持业务。柳亚子当时对

《南社丛刻》作出的贡献是不小的。胡石予《与柳亚子书》中说：“足下既独任编纂之劳，郑夫人（按：即柳亚子夫人郑佩宜）复慨助巨款，如此风谊，大江南北，再覩为难。我‘南社’诸子，不当同拜孟梁耶？”傅熊湘也说：“尝见其每集稿成，皆朱丝阑，亲端书，偏左空其右，逐字圆规，光黑万珠，曾不少苟”。

“南社”当时一方面既有热心社务的如柳亚子等人，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背盟而去的败类。柳亚子曾说：“安福政学，靡不有我社之败类；甚至贿选狱成，名列丹书者赫然一十九辈，而其他反颜事贼，奔走伪庭者，犹不与焉。”可见“南社”成员是鱼龙混杂的，其中第一个“反颜事贼”的败类要算一度以“刘光汉”为名，而在汉还未光复时就迫不及待地投入清廷怀抱、作为端方鹰犬的刘师培（所以没有正式参加“南社”组织）。后来，这个刘师培还沦为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之一。正如黄节所说：“时论日变，士耻尽忘”（见致黄宾虹书）。

（三）

但是，“南社”中一些节义之士是创建过不少功勋的，特别是周实丹烈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，最为感人。丘复在《山阳周实丹先生遗集序》里说：“去岁（按：即辛亥年）九月，同谋光复，竟为满清山阳令姚荣泽所杀。”曹凤笙也说：“八月，我师起义武昌，江南半壁，迎风响应。先生欲张义帜于金陵，……金陵非可旦夕得，以为欲孤其势，非先光复诸府城，使绝奥援不可，业回淮宣布独立。”周实丹就是在宣布独立的活动中被清廷杀害的。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《南社丛刻》第六集里，刊有周实丹烈士的遗象，并载《寒夜枯坐》诗四首，其中一首是：“几见王侯剩姓名，误人毕竟是聪明。长游拼使金挥尽，大错非关铁铸成。安得神工修月阙，愿延人寿待河清。伤心乱世头颅贱，黄祖能臬祢正平！”这首诗写得气势壮阔，豪放雄健，真是悲来填膺、以歌代哭的作品。但是大愿成虚，烈士不及河清而已被敌人所杀，读之令人感慨。

其他在辛亥以后死难的烈士，据柳亚子的记述：“其后贼凯盗国，诛锄异己，……先陨逝初，……犹残英士，而宁太一、杨性恂、陈勒生、周仲穆、仇蕴存、范鸿仙、程韵荪、吴虎头、姚勇忱诸君子，并断头沥血。”还有“蔡幼襄流血于夔巫，易梅僧横尸于楚市”。胡朴安也说：“渔父死于沪宁之弹，太一死于武昌之狱，仲穆死于张勋之枪，鸿轩死于刺客之剑，勒生死于炸弹之中，亮奇死于汽车之下，无尘、蜕庵死于贫，曼殊、子实死于病，息霜削发为僧于虎跑，铁崖佯狂避世于南洋。”

胡朴安的话里，提到了烈士以外的苏曼殊、李叔同等人。但是更其重要的是，在这十几年里，还有一批坚贞自守、始终保持气节、不随变幻莫测的时势改变其初心的社友，如冯平所说：“若柳亚子……傅钝根（按：傅熊湘）……陈佩忍，黄宾虹、庞檠子、王蓴农、姚石子之奇才朴学，咸能廉洁自守、不慕荣利，不求闻达；或息影故园，或飘零异国，或立言警世，或著作庸民，是亦当世之奇士，‘南社’之杰出者。”

当然，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有些人是落伍了，但有些人如柳亚子、黄宾虹等仍能随着历史的进程继续前进，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，在开国事业中作出一定的贡献。

(四)

“南社”以文字鼓吹革命。《南社丛刻》虽然曾经规定诗文各四十页，但往往是诗多于文。“南社”毕竟是以诗鸣的团体。诗是“南社”的特长。当时，清末民初诗坛，一般人都崇奉宋诗，崇拜黄山谷，走江西派的路子，形成所谓的“同光体”，实际上是遗老们寄托亡国之思的靡靡之音。“南社”盟主柳亚子反对亡清遗老，所以也反对“同光体”，另辟一种新的诗风，重视思想内容，形成高昂、豪放的格调，而且引导诗歌为政治斗争服务。在他的影响下，“南社”涌现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和传诵一时的名篇。这里抄录几首如下：

柳亚子一首

寂寞湖山歌舞尽，无端豪俊又重来。天边鸿雁联群至，篱角芙蓉晚艳开。莫笑过江典午鲫，岂无横槊建安才。登高能赋寻常事，要挽银河注酒杯。

苏曼殊一首

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？芒鞋破钵无人识，踏过樱花第几桥。

黄节一首

本欲登高避市尘，不知山上有行人。千峰落木天为远，万物逢秋气尽辛。篱菊未开今日雨，霜林争似晚来春，道人自会当前意，不为重阳一怆神。

傅熊湘一首

高歌为忆大风台，相属诸君快把杯。何日世间了恩怨？有人众里独徘徊！平亭风月无多事，管领湖山要此才。醉倚阑干看星斗，东南佳气万千来。

诸贞壮一首

浮海归来国事新，衿衣相对况青春。难忘画卷留行舸，欲向筝床问旧人。有母将迎湖上住，工诗即慰客中贫。四年一别今重见，积感知犹共苦辛。

刘三一首

早岁耽禅见性真，江山故宅独怆神。担经忽作图南计，白马投荒第二人。

对“南社”的诗歌，当时有较高的评价。如杜之夏在《与柳亚子书》中说：“诗境愈进，迫似龚定庵，而声调过之。”陈柱尊《与陈佩忍论诗》说：“百城坐拥笔惊神，眼底何尝有古人？吟就芙蓉初日句，始知李白是前身”。诸贞壮论黄节的诗说：“纵横著语成唐律，窈窕为音近楚词。”钱基博的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里也说：“南社”诸人“多愤世嫉时，慷慨悲歌之作，与少陵诗史相近也”。这些评语，难免有溢美之词，但总的说，“南社”的某些诗，确是突破樊篱，抒写胸中的郁结，倾吐心中的块垒，有一片爱国主义的热忱，是写得慷慨激昂，抑扬流畅的。

(五)

“南社”原由柳亚子任主任之职。一九一六年，发生了柳亚子开除社友朱玺事件，引起内部纠纷和分裂。同年十月，柳亚子辞职，由姚石子继任。从此，直到一九二三年，“南社”只举行了两次雅集，出过两集《南社丛刻》，事实上已经气息奄奄，进入了晚秋时分。

(下转第14页)

滩名仿佛，七里空江，高踪谁是同俦？愧我征衫，久客赢得归舟。青山送迎堪画，似当年“汐社”风流。沿古岸、有黄芦苦竹，好著羊裘。流水钟声乍近，和寒潮呜咽，搅乱闲愁。谁写孤篷听雨，欹枕惊秋。梦回鸡鸣犬吠，正渔娃出汲江头。喜系缆，酹一杯、残月江楼。

高野竹隐这二阙词真是超然尘外，不同凡响，可称为厉鹗的异国传人了。《声声慢》更显出他的高情逸思，他由日本《七里滩》乘舟还故里，联想到中国富春江严子陵钓台亦名七里滩，因而缅怀华夏古昔高人贤士。从宋末谢翱的汐社风流上溯到东汉严光之羊裘垂钓，从他所吟咏的中国富春胜迹看来，便可知其胸襟恬淡，其风格高雅之处，犹胜于槐南。

和槐南、竹隐同时代的词人颇多，而效《花间》体，擅长小令的作家更多，兹仅录山本鸳梁与北条鸥所填各一首如下：

荷花开似凌波步，罗袜香来处，玉纤催去碧纱窗，只见鸂鶒颤双双。
红丝端砚团圆小，拭了还吹了。洛神初拓好装璜，皓腕拨灯重写十三行。——虞美人（山本鸳梁作）

江南一别，多风正是愁时节。今宵酒醒何凄绝，楚管谁家，吹上黄昏月。这月曾经光皎洁，那人瘦影春寒彻。梨花雪后酴醾雪，浅梦重帘，多病都休说。——醉落魄（北条鸥所作）
这二阙词纤艳婉丽与槐南，竹隐之雄奇、幽雅迥然不同，东瀛词坛全盛之时确是绚丽多彩！

森槐南的词友中尚有森川竹溪，更是卓然大家，他不仅擅长填词且精研词谱，费了廿年时间著《词律大成》一书，内容比清代万树的《词律》还要丰富，凡所录八百四十三调，一千六百九十六体，附《大曲》一卷。他于大正六年逝世，此时东瀛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以致这部研究词谱的宝贵资料的巨著未能刊印问世。

注：

① 东照庙是江户幕府时代德川氏家庙。

② 梦楼是日本名诗人永阪石埭书斋名，高野竹隐和森槐南常在梦楼为诗酒之会。

（上接第9页）

以如果要对“南社”的整个历程进行划分的话，我以为还是以柳亚子辞去主任职务作为分界线，划为前后两期较为妥当。“南社”前期，在各地的活动比较多，社友如周实丹、陈去病、傅熊湘等还曾在各地成立了性质相同的团体，如“淮南社”、“越社”、“长沙南社”等，也有诗文集和报刊行世。此外，“南社”还于一九一六年八、九月在北京举行两次雅集，前一次在北京中央公园，后一次在北京徐园，参加者都有二、三十人。《南社丛刻》上刊登过这两次雅集的照片。可是分裂以后，形势大变。不但在各地已不再有活动，就连发祥地上海也声势骤落，一蹶不振。因为当时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发生了巨变，《新青年》杂志就在柳亚子辞职那一年由《青年》杂志改名问世。这个时期，我国不仅有“德谟克拉西”和“赛因思”，而且又引进了马克思主义。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起了疾风暴雨般的变化。“南社”在辛亥革命前后，曾经起过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。到那时，“南社”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，退出历史舞台，这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吧！